

作者、編者、剽竊者：從《晰微補化全書》看醫書的抄輯與作者身分

祝平一*

本文以清初王凱的《晰微補化全書》「剽竊」郭志邃的《痧脹玉衡全書》之個案，討論醫書的「剽竊者」如何透過版式、附屬文本 (paratext)，製造閱讀效果，建構作者身分 (authorship)。中文「剽竊」的同義詞有「剽賊」、「抄襲」、「剽襲」、「襲蹈」、「剽略」、「剽剽」等，原意為「打劫人口或財物」的強盜行為，而後方用於比喻竊取詩文。剽竊乃是作者身分的偷樑換柱，以他人的名字取代原作者，從而獲取原作者所應獲得的有形或無形的聲望和利益。本文從醫案和方藥分析王凱的剽竊手法，因此二者為醫家治驗之心得，是醫家作者身分的聲音；最能彰顯如何經由改編，篡奪作者身分。

其次，本文討論醫書作者如何形塑其作者身分。郭志邃請官員名流撰序，邀請大量鄉紳「參閱」其書，使他們成為書物和知識內容的參與者，以「儒」之形象轉化他痧醫的身分。王凱則藉由大量的附屬文本，動員名人作序；以秘傳合法化他的「手法」；並以《易經》六十四卦分方，將《晰微》之治方擴大為涵蓋寰宇之補化神方，以掩飾他盜來的主文。郭、王二氏皆以鄉里的社會網絡為基礎，以和士人、官員共享的書寫形式撰寫醫書、全家動員參與書物的出版，並藉由故里菁英人士的贊助和品題，形塑自己成為立身醫門的作者。這也是明、清書籍史中，建構作者身分常見的方式。

書物因而不止是知識的載體，也是社會動員的場域。本文以「剽竊」為切入點，從書籍的創作、出版和閱讀的複雜過程，分析作者與作品間的關係，描繪了中國醫療社會史的一個重要面向。

關鍵詞：書籍史 剽竊 痧 王凱 郭志邃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乃國科會「王凱：遺民、醫生、剽竊者」(NSC 99-2410-H-001-048) 之部分成果，特此申謝。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書籍史的研究蔚然成風，從以前的版本、目錄學研究進展到書籍的生產、流通與閱讀，也觸及了和本文相關的版權或著作權 (copyright)、作者身分 (authorship) 等議題。¹ 但至目前為止，除目錄學以外，作為明末商業出版重要品類的醫學書籍，則未見太多討論。² 尤其是醫書究竟如何作成，幾乎未見解釋。這或許是因為目前中國醫學以「另類醫療」的方式存活，學者重視中國醫學的知識內容遠過其書籍載體；也可能因醫書書籍史的議題與醫學知識內容關係不大。如果重點是醫學內容，已有不少現代刊本和資料庫，不一定要依賴舊刊本。然而，只要翻閱《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便知道中醫古籍的版本相當複雜，且重刊本往往會有所增刪；醫學文本轉相抄撮而未出注，許多知名醫家的著作，乃後人所編；也有許多知名的醫書，纂集自其他著作，使作者的身分益難歸屬。³ 尤其在以編代著，或大量挪用文本的情況下，更難輕易論定作者與書物、醫家與醫學思想間的關係。

本文以清初王凱 (1619-?) 的《晰微補化全書》(以下簡稱《晰微》)「剽竊」郭志邃的《痧脹玉衡全書》(以下簡稱《玉衡》)之個案，⁴ 探討中國醫學文本重複的現象，以及醫書如何透過版式與附屬文本，製造閱讀的效果，建構「作者身分」。本文認為書物不止是知識的載體，也是社會動員的場域。本文以「剽竊」為切入點，從書籍的創作、出版和閱讀的複雜過程和作者與作品間的關係，描繪了醫者如何動員社會網絡，經營自己的醫業；透過著作營造自己的聲名，讓我們一窺醫書文本和醫業經營間的關係。

¹ 關於中國書籍史的相關研究不斷更新，可見 Cynthia Brokaw,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920082/obo-9780199920082-0088.xml#obo-9780199920082-0088-bibItem-0176>, 查閱 2019.07.11)。關於盜版與著作權見：Fei-Hsien Wang, *Pirates and Publishers: A Social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²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p. 186, 314. 宋代是醫學書籍從抄本轉入刻本的時代，而且有官方介入，見：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以國家與醫學為中心》(香港：中華書局，2014)。

³ 朱震亨便是一個例子。見：張學謙，〈從朱震亨到丹溪學派——元明儒醫和醫學學派的社會史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 (2015)：777-809。清代知名醫家葉桂的醫案也是。

⁴ 王氏於一六九〇年自跋《晰微補化全書》時，年七十二，因推知其生年。

依《大漢和辭典》的定義，「剽竊」指「盜取他人的詩文以為己作」。⁵「剽竊」一詞，古已有之，原指打劫，最早出於《晉書》：「戎狄亂華，讎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⁶指成漢的李氏家族率領巴人以打家劫舍為生。由於「剽竊」者是戎狄，此種強制行為似亦象徵了華夷、文野之辨。約略在唐中葉，巧取豪奪他人的文本也稱為「剽竊」。士子記誦科舉用書，掇拾文本，奪取科名，因「剽竊」而得名獲利。許多和剽竊相關的語詞，如「剽劫」、「剽賊」、「剽襲」、「剽脫」、「剽略」、「剽襲」、「剽剽」等都源自於劫奪人口財物之意，並在科舉的脈絡中及於詩文。⁷自宋以降，「剽竊」主要是科舉文化的副產品。⁸

討論剽竊無可避免地必須觸及「作者身分」的問題，由於原作者的身分因詩文被盜而隱沒。那麼，「剽竊者」如何透過文本的再製，聲稱自己為「作者」？這個提問的前提是原書物的「作者」究竟如何成為「作者」？現代「作者」的誕生源於英國的版權法（copyright），其起源雖因出版商間的利益之爭，但卻以作品有如作者之個人財產為論述基礎，於十八世紀下半葉催生了以寫作為職業，視想像力與原創性為作品要素的現代「作者」身分。⁹

⁵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76，縮版第五刷），卷二，頁307。

⁶ 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0），卷一二一，〈載記第二十一，李雄、李班、李期、李壽、李勢〉，頁3049。

⁷ 「剽劫」、「剽賊」見：韓愈撰，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南陽樊紹述墓誌銘〉，頁311。「剽賊」、「剽襲」見：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絳守居園池〉，頁26。「剽襲」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起請科場劄〉，頁388。「剽襲」今多作「抄襲」，見：蔡獻臣，《清白堂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三，頁73-74。「剽剽」見：俞德鄰，《佩章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送王國華歸東平序〉，頁83。清代此詞尤多用於雜湊文本成書，見：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卷一二三，〈雜家類七〉，頁2576。關於「剽竊」的歷史，擬另文討論。

⁸ 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76-284;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 98.

⁹ Mark Rose,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rew Bennett, *The Auth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29-54.

中國早期作者身分的歸屬有不同形式，相當複雜。作者不必然和作品有緊密關聯。作品的單位為篇，而非後來認為的書；連篇成書則常託名於一作者，卻不必然出於一手，而往往是後世的編纂者將作者歸於單一個人。¹⁰ 從《隋書·經籍志》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別集出現時，中國古人已將作者與作品間的連繫視為理所當然。¹¹ 也大約在此刻，陸機 (261-303) 和劉勰 (c. 465-521) 等文論開始關切襲用他人文辭與創意的問題。¹² 可以看出他們雖未用後世與「剽竊」同義的一系列詞語，但卻已有相當於後世「剽竊」的概念。

剽竊雖是作者發動，但發現剽竊的卻是讀者。清代名醫王學權 (1728-1810) 已經發現王凱抄襲郭志邃，他指出：

有王養吾者，將郭氏《痧脹玉衡》竊為己有，假託深山野人之秘授，編其原方為六十四卦，未免傷及事主。而沈芊綠不察，采入《尊生》；何丹流受愚，重災梨棗。案雖未破，君子病之。¹³

王學權這裡用的是「竊」，顯然認為王氏的改編沒有任何知識上的意義。上海中醫藥大學所藏的《晰微》，便有讀者朱批王凱抄襲。（圖一）沒想到在一九五九年竟有學者試圖翻案這件在清代已定的剽竊事件，認為郭、王二書同源，而非剽竊。¹⁴ 但由於作者的根據相當薄弱，可能也未見原書，今不具論。其後又有學者再度從醫案和方劑大略指出，這的確是椿剽竊案，並倡議抄襲之書，無庸再議，以其無助於醫學之探索。¹⁵

¹⁰ Hanmo Zhang, *Authorship and Text-making in Early China* (Boston; Berlin: De Gruyter, 2018; accessed 2020.09.29.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vbkk21j.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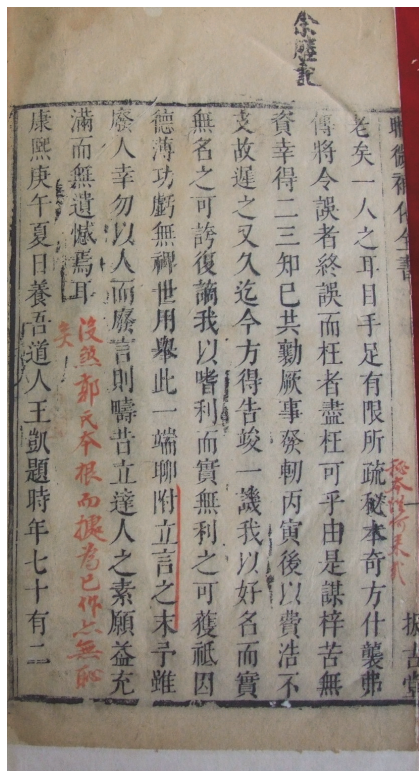
¹¹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經籍志〉，頁 1056-1081。

¹² 陸機，《陸士衡文集》（收入阮元輯，《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文賦〉，頁 5-6；劉勰著，詹鎰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指瑕〉，頁 1548。

¹³ 王學權，《重慶堂隨筆》（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頁 33。

¹⁴ 江靜波，〈讀《痧症全書》書後〉，《福建中醫藥》1959.7：31-32。

¹⁵ 黃賢忠，〈抄襲之書不宜介紹〉，《中醫雜誌》1982.1：79。



圖一：讀者批評王凱剽竊（上海中醫藥大學藏，筆者攝）

的確，從知識的角度而言，《晰微》可能沒什麼價值，尤其是王書後來不斷遭到改編、刪修和易名重版，若只看到後來一系列從《晰微》衍出的治痧書，而未看到原版，很容易忽略《晰微》作為書物所引發的問題。清代的目錄學家周中孚(1768-1831)曾如此描繪此書：

《晰微補化全書》三卷、附〈孳善堂藥言〉一卷振古堂刊本

國朝王凱撰凱字養吾武進人一名《沙脹全書》。養吾曾患沙證，遇異人醫之而愈，並得其指授，因著是書以闡發其旨。先明脈證、次審忌宜、更注對病湯丸，又附其親經治驗者，凡十八篇。議論精詳，方脈井井，用以廣前人所未備，而為後學之法程。其于沙脹一證，亦可謂三折肱矣。書成于康熙丙寅(1686)自為引跋，並撰〈醫道源流〉、〈思源紀事〉、〈嵩山老人傳〉，又載薛案所撰其父〈紫霞翁傳〉、張仲馨〈衷談〉、〈扶[挾]要篇〉、王涵〈表微篇〉、王欽論〈景行篇〉。又有許之漸、周清原二序，末有〈附錄〉四條，

又附〈葦善堂藥言〉一卷，皆所謂藥石之言，乃省心之至要也。雖不爲醫而設，而可以補醫藥之不及云。康熙辛未（1691）莊天麟爲之序。¹⁶

顯然，僅說《晰微》是抄襲，難盡其書全貌。因為根據周中孚的介紹，這本書的內容相當複雜，倒是附屬文本（paratext）的分量竟與主文不相上下，更值得注意。剽竊因而不僅是知識產權的問題，也和知識及其載體——書籍——有關。剽竊是生產文本的一種方式，也如一般書籍經歷了創作、出版、傳播和閱讀的過程，才會遭人發現「剽竊」。而且讀者必須同時讀過兩種文本，才能發現「剽竊」。就連沈金鰲（1717-1776）這樣的醫學文本收藏家及出版者，和知名藏書家與目錄學家如周中孚者，似乎都沒看到《玉衡》的原書。其次，《晰微》分量及半的附屬文本可能也使讀者眼花瞭亂。它們和剽竊而來的主文關係為何？如何改變讀者和全文的關係？另外，在出版過程中，除了作者、抄寫者、刻工、校對和出版商等協作者外，編者、出版贊助者、參閱者等刊書的參與者，在「作者」之所以成為「作者」的過程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甚至在「剽竊者」聲稱自己為作者的過程中，他們發揮了什麼功能？

在開始本文的討論前，須先說明文本所用的版本。清代治療痧症的書籍雖可分成幾個系統，¹⁷ 但其源頭都可追溯到清初的《玉衡》。《玉衡》初刊於康熙十四年（1675）；十七年（1678）時，又增補再版。王凱則於康熙廿九年（1690）出版了《晰微》，並於一六九二年增補重刊。筆者所寓目的《晰微》兩種藏於上海圖書館（以下簡稱上圖本），一種藏於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上醫本），前者是一六九二年振古堂的重刊本，¹⁸ 後者出於一六九〇年，同是振古堂所刊，當是原刊本。¹⁹ 三種俱有殘缺，但足資互補。各本可能因重刊或重裝之故，附屬文本裝幀的順序不盡相同。上圖的兩種有兩冊本和四冊本，本文用的是四冊本。上海中醫藥大學另有題為《晰微補化全書》之抄本，略去了《晰微》所有的附屬文本，只抄了主文本的內容，估計是較晚的本子。上圖本《晰微》扉頁中題《痧脹全書》，右欄題為「昆陵王養吾先生編」，左題「振古堂藏板」，上題「晰微補化定本」。（圖二）

¹⁶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四三，頁500。案：王涵應為王中之誤；王欽論當作汪欽論。

¹⁷ 紀征瀚，〈《痧症全書》及其主要傳本〉，《中華醫史雜誌》38.3（2008）：170-175；紀征瀚，〈清代痧症醫籍系統考〉，《中醫文獻雜誌》2009.4：1-4。有關痧症的研究見：祝平一，〈清代的痧症：一個疾病範疇的誕生〉，《漢學研究》31.3（2013）：193-228。

¹⁸ 此繫年乃據書中許之漸序〈葦善堂蜀言〉之年分。此本有莊天麟〈葦善堂藥言〉一六九一年之序。上圖之兩冊本與四冊本內容相同，但編序有異，可能是重新裝訂之故。

¹⁹ 此繫年乃據書中王凱之自跋。此本未有莊天麟〈葦善堂藥言〉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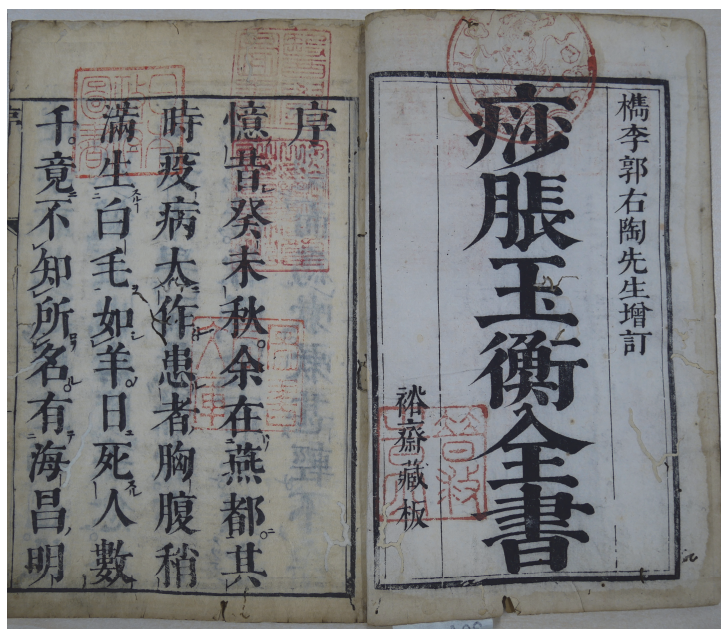
這應是出版時所定的書名。本文依版本學之慣例，以首章首行之題名為書名。且徵諸書中內容，《晰微補化全書》當是原名，扉頁之書名應是出版時所定。²⁰ 本文使用現藏於日本公文書館的《玉衡》本子。此本雖非初刻，但多了何元英與陳士鏞作於康熙十四年的序，而且郭氏的續敘、後記俱全，是筆者所寓目「最完整」的版本。該書扉頁右欄作「樵李郭右陶先生增訂」、中書全名「痧脹玉衡全書」，左欄下書「裕齋藏板」。（圖三）雖然書中的附屬文本裝訂順序與他本不同，就內文的版式和內容觀之，原書應刊於清國，後在日本重新裝訂，將所有附屬文本全裝訂在第一冊，並在書前裝上了和刻和讀的王庭序。此本原藏於江戶時代「醫學館」，有位日本讀者在和讀的王庭序附貼朱批案語，出注了郭志邃之前和痧症相關的資料，反駁治痧無古方的說法。（圖四）該刊本應是最近一六七八年本的原貌，且和其他版本相較，亦可看出《玉衡》二刻時的後卷應是獨自成冊刊行。或許因後卷自成一冊，王凱改編時未見，因此《晰微》沒收入任何後卷的內容。從目前的書目資料看來，《玉衡》刊於康熙年間蘇州地區的版本似乎同出一源，這可能是出版商出售書板重刷的結果。其後的版本則大多出於道光年後，大疫流行之際。²¹



圖二：《晰微補化全書》扉頁書影（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

²⁰ 上醫本無扉頁。

²¹ 薛清錄主編，《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頁497-498。



圖三：《痧脹玉衡全書》扉頁書影（日本公文書館藏，筆者攝）



圖四：一位日本讀者對痧之考證（日本公文書館藏，筆者攝）

二・改編的技藝

剽竊的發現既繫於讀者，便可視為是文本的一種詮釋，也因此缺乏一道黑白分明的判別界線。有些讀者可能視為文本挪用；對另一群讀者可能便成為剽竊，此尤見之於創作型的文類。身處考證學興盛的清代，或許提高了王學權對偷竊文本的警覺與不滿。從他的敘述，很難重構他如何發現《晰微》剽竊《玉衡》。既然剽竊與文本的複寫和作者身分的聲稱有關，以下便就此討論《晰微》的剽竊技術，並比較郭志邃與王凱聲稱作者身分的策略，以討論兩書的關係。

《玉衡》雖議論治痧，但形式上論治附案占了全書的大部。在序和〈凡例〉等書前附文之後，《玉衡》卷上以〈痧症發蒙論〉總論痧症和痧之療法，包括了〈玉衡要語〉和〈玉衡書脉法〉兩部分。〈玉衡書脉法〉在論痧之脈診時，開始有附案。卷上〈以下細述發蒙論不盡〉至卷下〈玉衡備用要方〉之間，分類各種痧症，並以醫案的形式討論痧的療法；卷下末尾附以〈玉衡備用要方〉，整理治痧所用的主要方劑。康熙十七年的再版增加了後卷，亦為先議論後附案的形式。《玉衡》將醫案稱為「治驗」，²² 強調醫者視疾之細緻和治療效果之可驗，並在版式上分別標出，以醒讀者耳目。

《晰微》的結構相對簡單，上卷計十五條，大量襲取《玉衡》的論述，並附醫案，低一格書寫。下卷論正變痧各三十六種，每一痧用方格標出以醒眉目，下述其證狀，後附以《易經》六十四卦為名之治痧方劑。《晰微》下卷強調六十四卦分方的結構，痧之分類從屬於卦，或因此而得宣稱該書能補化天地。從第一號乾象方至第七號晉象方包括了風痧、暑痧、陰痧、陽痧、紅痧、斑痧、烏痧、吐痧、瀉痧，但都沒附醫案。《晰微》六十四卦分方的方式明顯不便使用，因為方與症並非一一對應；有些方可以用於醫治不同的痧症；而且大部分的痧症需用到一種以上的方子，讀者必須前後翻檢。

《晰微》剽竊《玉衡》的痕跡，俯拾皆是。從正文之〈晰微總論〉除了首頁數行自寫外，後文便幾乎一字不改地抄自《玉衡》的〈痧症發蒙論〉。王凱甚至還不忘暗示讀者「地無明醫，君子不居。然明醫寧易臻耶？」²³ 為自己廣告一番。《晰微》也微調《玉衡》，以維持文字風格上的統一，如將「痧症類傷寒」改為「痧類傷寒」。蓋因《玉衡》此條前後皆只調痧，而此處「症」字實屬多餘。不過，《晰

²² 卷下「治驗」二字刻成異體的「治驗」。

²³ 王凱，《晰微》上卷，〈晰微總論〉，頁1a。

微》襲自《玉衡》最清楚的痕跡來自醫案。《玉衡》收了兩百餘案，案中詳載病家姓名、社會關係、症狀、診視和療程，形式與明、清以來，一般尚儒醫士出版的醫案相類。²⁴《晰微》縮減醫案到八十餘則，並大量簡化了這些醫病互動的訊息，仿如只是一般醫者的看診開藥記錄，雖然這種形式的醫案也不鮮見，²⁵但未讀過《玉衡》的一般讀者很難看出《晰微》的剽竊。理論上視疾的醫家是附案的「作者」，而王凱收入這些醫案，彷彿他真的處理並記載了這些案例，在《晰微》中以王凱之名取代了郭志邃。今以《玉衡》的「暗痧辨」與《晰微》的「暗痧」為例，說明王凱的剽竊手法。

《玉衡》	《晰微》
<p>余三孀母寡居。四月間，忽然昏迷沉重，不省人事，顏色具變漸漸黑色。二弟驤武次衡延他醫治之，莫識其病。適余至，視疾診之。左脉洪大，右脉沉微。余曰：「此暗痧也。」審其腿灣有青筋三條，刺之紫黑血流如注。不醒，刮痧亦不醒。用沉香鬱金散加砂仁並荊芥湯稍冷服之，不醒。次日用寶花散薄荷湯加大黃丸微冷服，亦不醒。至五日復刮痧，用三香散加砂仁湯溫下而後醒，漸調理乃痊。²⁶</p>	<p>一孀婦四月間忽昏迷沉重，顏色變黑。左脉洪大，右脉沉微。此暗痧也。腿彎青筋三條，刺，紫黑血如注。不醒。次日用節象方十號稍麤，至五日復刮痧，用貴象方乃能大醒，再調理愈。²⁷</p>

《玉衡》的醫案常以男性病家為敘事紐帶，論及女性以及僕卑、晚輩等患者，顯見性別和社會階序的考量；其次述及病徵、脈象、痧之定名、治法與用藥。此案中，患者乃郭志邃之三孀，而未及其姓名。病家的主事者是其弟驤武，前已請了其他醫者為她診治，但未能見功。剛好郭志邃來探病，並診治他稱為「暗痧」的痧症。他

²⁴ Joanna Grant, *A Chinese Physician: Wang Ji and the Stone Mountain Medical Case Hist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²⁵ 彙編式的醫案尤其如此，如江瓘所編的《名醫類案》。

²⁶ 郭志邃，《玉衡》卷上，頁36b。

²⁷ 王凱，《晰微》下卷，頁10a。

刮、藥並用，最後將她治癒。在《晰微》的「暗痧」案中，郭氏的三孀母被簡化為「孀婦」，《晰微》常用「一人」、「一女」等全稱，以抹去醫案中的社會關係，病家成為抽象的存在。療程中，郭氏第一次用藥後，病人「亦不醒」，卻被《晰微》改為「稍甦」，彷彿有變好的趨勢。就敘事而言，《晰微》的改法似乎較為合理，否則難以解釋下文何以刮痧後又改方，讀者也不知中間五日郭氏如何處置。但從郭氏的治療現場，那帖方藥似乎效果不佳。那五日的留白也有可能是病家換了醫者，或其他因素所造成。但《晰微》的改法會讓人以為那五日仍繼續用「節象方」處理。《晰微》簡化醫案，使之易讀易解，但也讓《晰微》無法像《玉衡》一般，解釋視病程用藥，而更像機械式地以某方治某痧。另外，《晰微》在「暗痧」醫案末所附的是賁象方，但因為此條先用了十號的節象方，讀者在閱讀此條時，必須翻到前面的節象方，才能檢索其方劑的內容。雖然用易卦當索引，看起來很神奇，但使用上相當不便。《晰微》當是仰賴上卷末，將症與方嵌入六十四卦編為歌括，以記憶檢索症與方的關連，這對以記誦為主要訓練方式的醫者而言並非難事。（詳下）

《晰微》偶會重新分類《玉衡》中的治驗。這和郭氏難以清楚地分類痧有關。《玉衡》卷中、下所論的痧，往往彼此沒有明顯互斥的邊界，反而較像郭氏整理他的治驗之後，再回推或總述該痧之大要，不易看出他是否有意識地要以分類的方式分析痧症。例如，《玉衡》的「蛔結痧」與「吐蛔瀉蛔痧」，二者皆因痧毒攻胃，引起腹痛。前者蛔死，由宿糞排出；後者因蛔往上求生，患者因而嘔出。二者不論病因、症狀皆相似，差別只在蛔蟲之生死。《晰微》乃將二者同編於「蛔結痧」條，似較合理。再如在「痧塊」條下，「一身熱吐痰，脇痛，喘嘔不已。左脉洪數，右脉似伏。刺過二針，服童便，喘嘔稍減。用晉象方潤下丸身熱吐痰俱已。又用小畜方三服而痊」。²⁸ 這條原本綴於《玉衡》「脇痛痧」朱子佩夫人的醫案下。但或因「脇痛痧」以「痧毒裹食，結成痧塊於脇痛」為因，和「痧塊」甚似，²⁹ 故《晰微》重編於「痧塊」條下。婦人的胎前產後和倒經，³⁰ 以及老幼因體質弱而得痧，實難自成一類痧症，郭氏指出乃「兼痧」。《晰微》卻將這些都分類成「正」、「變」痧，³¹ 彷彿把郭氏論兼症變成了某種類的痧，明顯將《玉衡》中的痧之各論，轉換為痧之分類。郭志遠在每條治驗前皆有小論，即郭氏所謂「細述發蒙論所不

²⁸ 王凱，《晰微》下卷，頁 21b。

²⁹ 郭志遠，《玉衡》卷下，頁 3b。

³⁰ 王凱，《晰微》下卷，頁 10a-13b。

³¹ 王凱，《晰微》下卷，頁 41b-43b。

盡」。³² 但《晰微》將之悉數刪除，讀者看到的只有痧之分類，而未見分類之判準，或對諸痧的解釋。

醫案事涉醫家本人的判斷，郭志邃在治驗中，必須以「余」為主詞，介入敘事。《晰微》雖掩去病家之本事，但有時亦照抄余字，仿若此案為王凱所述，有時甚至超出郭氏的記述。例如在「撲鵝痧」的治驗中，郭氏記道：

周龍生喉痛之極，痰涎壅盛。延余，余曰：「痧也。」不信。飲熱湯，至夕而殂。³³

《晰微》加油添醋，改為：

一人喉痛之極，痰涎壅盛。余視之，痧也。不信，延喉科治之，且飲熱湯，至夕殂。此症若用解象方，則必救治。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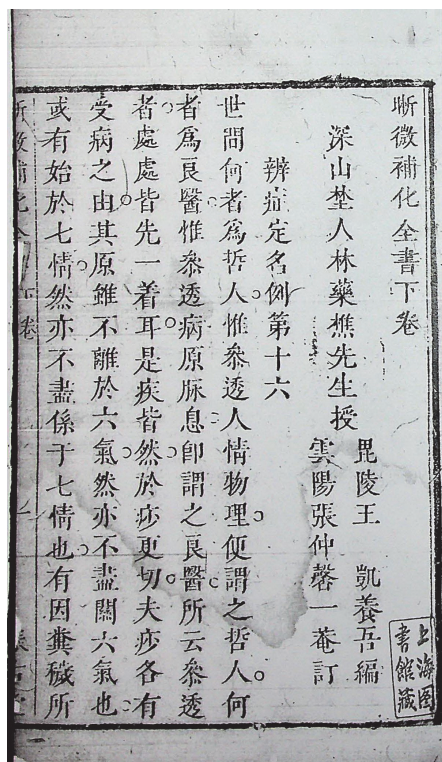
編者王凱想像出了病家不信「余」之言，自行請喉醫來看診，至傍晚斃命之事。並空一格，提出救治之方，調用《晰微》中的「解象方」可治。從版式空格的安排上，可以推測王凱因著《玉衡》改動文字，但自許可治此痧，而在留白後加上自己的案語。如此改動，更增加了文本中「作者」的曖昧性。王凱畢竟未自稱「作者」，只是以「編」的身分介入文本。（圖五）未見《玉衡》的讀者所讀到的可能是授書者林藥樵的治驗；或甚至以為是王凱自身治驗的案語。「余」之身分，使他們成為此案的作者。《晰微》在刪節《玉衡》的醫案時，一般不錄敗案。如《玉衡》「心痛痧」的嚴瑞宇三女和「小腹痛痧」之鐘孟芳，³⁵ 皆未收錄。但王凱在此失敗的案例竄出，以空格加注的版式，篡奪了作為「作者」的郭志邃「余」的敘事身分，聲稱此症可治，暗自發聲。

³² 郭志邃，《玉衡》卷上，頁 35b。

³³ 郭志邃，《玉衡》卷中，頁 6a。

³⁴ 王凱，《晰微》下卷，頁 14a。

³⁵ 郭志邃，《玉衡》卷下，頁 8b；卷下，頁 9b。



圖五：《晰微補化全書》之授、編、訂者（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

王凱有時甚至刪除敘事者與判斷者「余」，使其成為全知觀點的客觀記事。如在「痰喘氣急痧」中，案主為費道元妻，郭氏斷其為「痧脹暗發」，後經其兄放痧，郭氏用藥而痊。《晰微》改為「一婦痰喘氣急，脹悶不已。刺乳下三針，出紫黑血稍可。用恒象方二服，愈」。³⁶ 王凱刪去了郭氏以「作者」第一人稱的主觀判斷，讀來仿若客觀記事。《晰微》醫案中敘事觀點的置換，正是王凱取代郭志邃「作者」位置的手法。

除了改編《玉衡》的醫案外，《晰微》以京房八宮卦為序分方，除了神化《晰微》外，亦用以掩蓋其醫方襲自《玉衡》。（表一）然而如此規整化的模式，雖讓讀者可以像使用方書般對症用藥，卻顛倒了中國醫學隨病程調整方藥的治療彈性。另外，方與病亦不必然有一對一的關係。如悶痧同時用「坎」、「節」兩種不同卦

³⁶ 王凱，《晰微》下卷，頁 37b。

號的方，或如悶痧與偏身腫脹痧同用「節」象方。連王凱自己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

是書下卷編成七十二症，六十四方。一症中有三方二方，亦有無方者。乃一方或可治數症；一症或兼用數方。³⁷

他甚至於也注意到了痧不止七十二，方也不必定於六十四，只能「徐俟纂輯，再作續編」。³⁸ 不過，《晰微》這種方與疾可以一對一的思考模式，或許反而適用於疫病來襲，人們自救或是善人們刊書救疾的需求。或許這也是十九世紀大疫時，《晰微》的改編本便未再採易卦編方，而是將方與痧直接對應，以便使用。

表一：《晰微》與《玉衡》的方劑對照表

晰微補化全書	痧脹玉衡
1 號乾象方	防風散痧湯 ³⁹
2 號姤象方	薄荷湯
3 號遯象方	紫蘇厚朴湯
4 號否象方	藿香湯
5 號觀象方	荊芥湯
6 號剝象方	清涼至寶飲
7 號晉象方	阿魏丸
8 號大有方	沉香丸
9 號坎象方	沉香阿魏丸
10 號節象方	寶花散
11 號屯象方	烏藥順氣湯
12 號既濟方	降香桃花散
13 號革象方	沉香鬱金散
14 號豐象方	稜朮湯
15 號明夷方	細辛大黃丸

³⁷ 王凱，《晰微》（上醫本），上卷，頁 52b。

³⁸ 王凱，《晰微》（上醫本），上卷，頁 52b。上圖本缺〈編集六十四方〉一節，不知是殘損或是王凱再版時刪除？由於他不像郭志遠再版《玉衡》時，增加了後卷，頗疑是他自己刪去的編輯決定，而另外附加了〈葦善堂芻言〉這篇和關帝有關的善書。

³⁹ 《晰微》與《玉衡》直接可考之方劑，上醫本皆有讀者標出的朱批。

16 號師象方	紫朴湯
17 號艮象方	丁香阿魏丸
18 號賁象方	三香散
19 號大畜方	蒺藜散
20 號損象方	圓紅散
21 號睽象方	救苦丹
22 號履象方	獨活紅花湯
23 號中孚方	紅花湯
24 號漸象方	陳皮厚朴湯
25 號震象方	冰硼散
26 號豫象方	荊芥銀花湯
27 號解象方	如聖散
28 號恒象方	和脾宣化飲
29 號升象方	蘇木散
30 號井象方	紫疱痧方 ⁴⁰
31 號大過方	連翹薄荷飲
32 號隨象方	枳實大黃湯
33 號巽象方	三香丸
34 號小畜方	必勝湯
35 號家人方	當歸枳殼湯
36 號益象方	桃仁紅花湯
37 號無妄方	防風勝金湯
38 號噬嗑方	痧症類傷寒方 ⁴¹
39 號頤象方	痧症類傷寒方 ⁴²
40 號蠱象方	射干兜鈴湯
41 號離象方	化毒丹
42 號旅象方	清氣化痰飲

⁴⁰ 此方引自郭志遠，《玉衡》卷中，〈紫疱痧〉許秀芝女之治案，頁 23b-24a。

⁴¹ 此方引自郭志遠，《玉衡》卷上，〈痧症類傷寒〉車文顯次子之治案，頁 41a-b。

⁴² 此方引自郭志遠，《玉衡》卷上，〈痧症類傷寒〉方居安內室之治案，頁 41b-42b。

43 號鼎象方	蒲黃飲
44 號未濟方	木通湯
45 號蒙象方	牛黃丸
46 號渙象方	半身不遂痧方 ⁴³
47 號訟象方	內傷兼痧方 ⁴⁴
48 號同人方	當歸枳殼湯
49 號坤象方	荊芥薄荷湯
50 號復象方	眼目痧方 ⁴⁵
51 號臨象方	撥雲散
52 號泰象方	消疳解毒散
53 號大壯方	倒經痧之治方 ⁴⁶
54 號夬象方	胎前產後痧方
55 號需象方	產後痧痛方 ⁴⁷
56 號比象方	產後痧痛方 ⁴⁸
57 號兌象方	痘前痧脹方
58 號困象方	活絡透毒飲
59 號萃象方	忍冬解毒湯
60 號咸象方	參歸化毒湯
61 號蹇象方	賽金化毒散
62 號謙象方	參苓歸朮散
63 號小過方	奏凱和解飲
64 號歸妹方	絕痧方

⁴³ 此方引自郭志遠，《玉衡》卷中，〈半身不遂痧〉盛成年之治案，頁 22a-b。

⁴⁴ 此方引自郭志遠，《玉衡》卷中，〈內傷兼痧〉一老婦之治案，頁 22b-23a。

⁴⁵ 此方引自郭志遠，《玉衡》卷中，〈眼目痧〉江道誠之治案，頁 27b。

⁴⁶ 大壯至兌象方無《玉衡》對應之方名，但可在《玉衡》中找到治案。

⁴⁷ 此方載於《玉衡》〈產後痧痛論〉治蔣南軒內室產後之案。此論下有數案，用藥亦不盡相同。

⁴⁸ 此方亦載於《玉衡》〈產後痧痛論〉治單公廉內室之案。在此案中，郭志遠用了兩次不同的藥方，但《晰微》卻將此二方合而為一。

《晰微》也偶爾移易《玉衡》未列入治驗中的醫案，自行為類。如《玉衡》論〈痧脉似氣血有餘辨〉在《晰微》變成了〈弱症兼痧〉，此條抄自《玉衡》卷上，未有治驗的部分，因而也不在《晰微》易卦分方之內，只能直接襲取《玉衡》的用藥記載。

本節專取醫案和方藥分析王凱剽竊的技藝，主要因二者皆為醫家治驗之心得，是醫家作為「作者」在醫書中的主要聲音，而非如其他論述，只是其「意見」。郭氏無可取代的及身之知和作者身分，一經王凱改寫，以隱去病家身分和八卦分方的方式篡奪了郭氏的知識、經驗和身分。雖然郭志遠或難以得知王氏的剽竊之舉，但一點也不表示郭氏便沈默不語。像郭氏如此自認有新見的醫家，不斷在文本中呼喊，積極爭取讀者肯定他的作者身分。下文便再進一步分析作者身分如何在此二文本中呈現。

三・作者現身：序文、參閱者與文本中的社會動員

在抄本時代，作者難以控制其文本的散佈與改動。刊本時代的作者雖仍無法防止他人的剽竊或抄輯而篡改文本，但卻大致可從書籍的物質性和刊書的參與者協作，控制其文本出刊時的樣貌，從而有意識地形塑作者形象，以便他人「以意逆志」，了解作者與作品；並從作品中，想見其人。明末以來的刊本，各種附屬文本日益增多，除了現實的打廣告之外，也和以書籍的形式，來塑造作者形象有關。⁴⁹尤其地位尷尬的「尚儒醫士」或通稱「儒醫」者，更是如此。⁵⁰《玉衡》和《晰微》便採取了不同形式的文本社會動員，創造作者身分。

《玉衡》文本的社會動員形式很平常。郭志遠請了名人來作序，其後是自己的自敘，並列了很多的參閱者，繼之以凡例，說明據症用藥之綱領，及他對讀者的期待。形式雖然平常，但重要的是他請了哪些人？說了什麼話？這樣的社會動員，加上自己的陳述，郭氏想將自己形塑成什麼樣的作者和醫家？

為郭氏撰序的是王庭（1607-1693）、何元英與陳士鏞。其時王庭已致仕，後二者則為現任的同鄉京官。郭志遠於一六七四年完成書稿後，即請里人徐日禧（字旭始）攜帶郭氏的原稿向徐氏的表弟何元英及同時在京為官的陳士鏞求序。這三位作

⁴⁹ 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352-358。

⁵⁰ 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 (2006)：401-449。

序者皆是郭氏的「里人」。日本公文書館《玉衡》本所有的序言皆作於一六七五年，郭志遠的自敘作於燈月（正月），何序作於八月秋分，王序作於重陽，而陳序作於十二月。目前中國的藏版皆無何、陳二序。⁵¹

郭志遠生平無考，目前只知他是嘉興（秀水）的庠生，⁵²但他很清楚自己在處理明末以來疫病的新課題，而自命為作者。為他作序的王庭與何元英皆是進士，地位較高，他們的序文都以半頁 5 行，行 10 字的版式，以大字排版來彰顯他們的身分地位，再以其社會高層名流為郭氏背書，提高讀者的信任。王庭是順治六年（1649）的進士，為官有直聲，曾建議朝廷降低當地的稅賦。他於一六六六年丁憂，次年致仕，以詩文聞名，與曹溶（1613-1685）、施潤章（1618-1683）等亦有唱和。他主張調和三教，四庫館臣卻批其「好為異論」。⁵³他參與了《（康熙）嘉興縣志》與《（康熙）嘉興府志》的編纂，是嘉興一帶聞名的鄉紳。在序中，他自陳見證了一六四三年，明朝覆沒之前疫病的可怕。當時北京「患者胸腹稍滿，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數千」。他也「目擊」了一位李姓貢生用刮挑之法，就能治此病，而這位醫者稱此疫病為「痧」。王庭指出刮挑是他家鄉流行的「民俗療法」，許多婦女都會，不入醫家法眼，所以他「與知醫者言之，卒疑信交半」。而不論是當時的疫病或是刮挑之法「考諸醫書，古時未有論及」。⁵⁴郭氏在治痧理論上最大的貢獻就是「推原於小兒痧疹之理」，提出：

痧本無定脈，凡脈與所患之症不相應者即為痧之脈；痧亦無定症，或感風、感食、感勞、感痰而以本症治之不效者，皆為痧之症。⁵⁵

王庭「既見痧之事，又信右陶之說」，以痧症的目擊證人，背書郭氏的痧症理論。

第二位作序者何元英為一六五五年進士，時官御史。他在《（康熙）秀水縣志》中，被歸類為「先達」。何氏為官多所建請，「條議皆關大政」，亦多蒙採納。從他未入仕前，便已「慷慨仗義」，人有所求，未償不應。「坐客常滿」，而簞瓢屢

⁵¹ 據「上海圖書館古籍聯合目錄及循證平臺」的查詢，目前中國藏的《痧脹玉衡書》雖有作一六七五年刻本者，然皆是有後卷的四卷本。筆者判斷，那些應都不是初刻。如上所言，初刻應只有三卷，也就是王凱所見的本子。不過該平臺資料仍不完整，批校題跋者並未有各版常見的王庭之名。

⁵² 何元英，〈序〉，郭志遠，《玉衡》，頁 2b。

⁵³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七，〈儒家類存目三〉，頁 2007-2008。

⁵⁴ 王庭，〈序〉，郭志遠，《玉衡》，頁 1a-3a。

⁵⁵ 王庭，〈序〉，郭志遠，《玉衡》，頁 4b-5a。

空。⁵⁶ 也許是性格使然，鄉人求序，他不但沒拒絕，還因為官時，「目擊痧脹危篤，莫不以軫卹」。他認為《玉衡》：

洞達痧原，井井有條。……然立論不貴異人，治疾惟崇至正，尤足以見儒者風規，而醫家所當矜式者也。⁵⁷

他指出郭氏並未將其書託之異人，神秘化其術。似乎這是當時醫家形塑自己作者身分常用的手法，王凱如此，約略同時的陳士鐸 (c. 1627-1707) 亦然。何氏因此稱美郭氏為儒醫典範，慷慨地「付之剞劂，廣諸四方」，成了《玉衡》的助刊者。

第三位作序者陳士鏞 (1657-1718) 是一六七七年的貢生，應閣試後曾在戶部和工部任官，其後外放，擔任過許多地方的知府。⁵⁸ 第三序之版式不同，以半頁 5 行，行 12 字的手稿上板。他以《傷寒論》與《玉衡》對照，認為前者「極乎病之常」，後者「極乎病之變」。⁵⁹ 但他也察覺郭氏將痧分出來，別為一類，乃新創之舉，而蘇軾又曾批評「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因而話鋒一轉，認為因郭氏處理怪病，單獨分出而治，正是《玉衡》的貢獻。⁶⁰

這三篇序一為目證、一為助刊、一為護持，以地方名人的身分背書了《玉衡》的價值。郭氏在自序中把自己與前明的龔廷賢 (1522-1619) 相比，指出龔的作品在當時相當流行，但對治痧卻付之闕如。他自己出身儒門，「有恫恤生民之志……徧閱仲景、東垣、丹溪」之書，在改朝之後決定棄舉子業，專力行醫。他「旅食江淮，浪遊吳越」之時，見痧症橫行，四處與人討教醫道，但卻不得要領，於是寫成此書，以成其濟世之宏願。郭氏專力將自己形塑為儒醫，而他所比肩的龔廷賢亦然。龔廷賢來自醫學世家，其父龔信曾任職太醫院，廷賢亦然。廷賢亦曾遊歷四方，治癒魯王妃之疾，魯王因而刊其著作，並贈他「醫林狀元」之頭銜。⁶¹ 來自王公貴人所贈的名銜，使他得以在自著的《壽世保元》與《濟世全書》皆標「醫林狀元」，廣告自己的作品。龔廷賢又再藉自己的醫學論著，遊於公卿，而聲名益著，形成了醫術、

⁵⁶ 任之鼎修，范正輅纂，《（康熙）秀水縣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刊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卷五，頁 56b-57b。此傳中的論三縣嵌田之事似乎誤植，他志皆繫於王庭傳下。

⁵⁷ 何元英，〈序〉，郭志遠，《玉衡》，頁 3a-4b。

⁵⁸ 陳士鏞之簡傳見：許瑤光修，吳仰賢等纂，《（光緒）嘉興府志》（清光緒四年[1878]鴛湖書院刻本，東京：早稻田大學藏），卷五二，頁 61。

⁵⁹ 陳士鏞，〈序〉，郭志遠，《玉衡》，頁 2b。

⁶⁰ 陳士鏞，〈序〉，郭志遠，《玉衡》，頁 3a。

⁶¹ 龔廷賢，《新刊醫林狀元濟世全書》（收入傅景華等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醫書》第 2 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7），頁 961-963。

人脈、出版、聲望間的正向循環。⁶² 龔氏另著有《雲林醫聖普渡慈航》，以「狀元」、「聖人」置身於以儒學為中心的科舉文化中，自我標榜，形塑自己成為第一流的儒醫作者。他晚年的《濟世全書》實摘自他其前的著述，為他作序的也是他的里人，但其後則附了名公高卿的贈詩、贈序作為感謝狀。郭志邃不論是自序，或請里人作序，都仿效了龔氏的手法，只是他未能享有像龔氏一樣全國性的聲名。這也許因為他不曾任職太醫院，而他的病家也不似龔氏的顧客，不是王室，便是顯宦。不過，從《玉衡》參閱者的名單，約略可見郭氏的病家仍有不少是地方士紳。

當《玉衡》成稿時，郭志邃「偕同人互相參訂，急而行之」，⁶³ 大量動員郭氏之里人參閱。初版的《玉衡》共有 35 位參閱者，其中有兩名是郭氏的兄弟，其他則是他的里人；第二版則有 39 位，其中一位是郭志邃的另一個弟弟和郭志邃的兒子。《玉衡》總共動用了 74 位參閱者，其中四名是他的家人。晚明的商業出版品便常載有參閱者，其身分通常高於或與作者差不多，雖可謂是名義上的同儕審閱，但實質上則有類名人推薦。參閱者是否真的參與在出版過程中，一般不得而知，可能只是掛名。一般參閱者不會太多，但動輒數十人參閱的書亦不在少數，尤其是和舉業相關的參考著作。許多參閱的名人，甚至只是杜撰。⁶⁴ 由於參閱姓氏無關醫學內容，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玉衡》點校本之編輯選擇將「首卷與後卷分別載錄的『參閱姓氏』之文字，並無實際意義，故全部刪削之」。⁶⁵ 雖然很少有資料說明參閱者在書籍出版中的角色，但和其他醫書相比，《玉衡》的參閱者也算陣仗龐大。從書籍史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書前附屬文本雖與內容無關，卻能提供書籍與作者社會脈絡的訊息。

《玉衡》的參閱者並沒有全國性的名望，但我們也大致藉此看出郭氏在當時嘉興醫者間的檔次。他自己是生員，參閱者也有不少和他處於同一階層。這些參閱者中也有不少是地方名流。領銜的朱介是一六五八年的進士，⁶⁶ 舉人有王師吉、⁶⁷ 李

⁶² 龔廷賢傳見：何時希，《歷代醫家傳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下冊，頁 465。

⁶³ 郭志邃，《玉衡》，〈續敘〉，頁 1a。

⁶⁴ 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頁 360-378。

⁶⁵ 郭志邃著，劉玉書點校，《痧脹玉衡》（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點校說明〉，頁 3。

⁶⁶ 何鉅修，王庭、徐發纂，《（康熙）嘉興縣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卷六，〈甲科〉，頁 21a。

⁶⁷ 何鉅，《（康熙）嘉興縣志》卷六，〈鄉科〉，頁 29a。

御、⁶⁸ 施鑒范。⁶⁹ 生員有方邁、⁷⁰ 王沆、⁷¹ 王彩、⁷² 何密、⁷³ 計旻、⁷⁴ 張昇、⁷⁵ 戴履、⁷⁶ 駱琦⁷⁷ 和武舉人潘大器、⁷⁸ 李國昌。⁷⁹ 由於清初用人孔急，這些參閱者即使只是生員出身，卻有不少出任下層官吏。上述可考的名單皆出自同在嘉興府治的嘉興和秀水兩縣，可知郭氏的醫業地盤主要在嘉興府。⁸⁰ 從參閱者的名氏，也可看出有的彼此有家族關係，如：王沆和王彩；曹繼章和曹繼耀；潘大器和潘汝器。列名第二的參閱者徐日禧雖無科名，卻是為郭氏求序的功臣。袁袞則曾和郭氏討論他從未見過的北方「羊毛瘟痧」，袁氏並向他說明了用銅錢艾炙、打火罐及用「手推背上二筋，撮起掐緊」的治痧之法。⁸¹ 郭氏特誌之，以表謝忱。

參閱者中有 17 人是郭氏的病家，有些病家接受了一次以上的治療。所謂病家指療治過程中的參與者，包括了他們的婢僕和鄰人。郭氏的家人也是他的病家之一。領銜的參閱者朱介科名最高，也是郭氏的病家，屬於「名人見證」。郭氏治癒了朱夫人的「絞痛痧」。在這個醫案中，有三位參閱者朱介、王沆和王彩：

廉齊朱先生夫人夏月痧痛危急。刮痧放痧不愈，更易三醫，莫敢任事，舉家無措。宋臣王兄（案：即王沆）邀余往視。六脈微伏，治之未愈。其晚，絞痛如前。明晨，賢郎宋伊兄復邀余。右手脈伏，更放痧三十二針，兼刮痧訖，用寶花散、沉香丸，清茶稍冷飲之。並用散痧解毒活血順氣之劑，親友尚恐

⁶⁸ 任之鼎，《（康熙）秀水縣志》卷四，〈科甲〉，頁 27b。

⁶⁹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鄉科〉，頁 28b。

⁷⁰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歲貢〉，頁 53b；方邁有《恥庵詩集》見：卷九〈事文下·書籍〉，頁 107b。

⁷¹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歲貢〉，頁 54a。

⁷²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太學〉，頁 59a。

⁷³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太學〉，頁 59a。

⁷⁴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太學〉，頁 58a。

⁷⁵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太學〉，頁 58a。

⁷⁶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歲貢〉，頁 54a。

⁷⁷ 吳永芳修，錢以愷等纂，《（康熙）嘉興府志》（康熙六十年[1721]刊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卷一三，〈明經〉，頁 4b。

⁷⁸ 何鉉，《（康熙）嘉興縣志》卷六，〈武科〉，頁 47a。

⁷⁹ 任之鼎，《（康熙）秀水縣志》卷四，〈武科〉，頁 46b。

⁸⁰ 關於醫業的經營與「地盤」的概念，可參考：許宏彬，〈行醫營生——小鎮醫師吳新榮的醫業、實作與往診〉，《新史學》28.4 (2017)：49-102。

⁸¹ 郭志遠，《玉衡》後卷，頁 55a-b。

無救，留余俟飯後。坦君雲夏王兄（案：即王彩）曰：「睡矣，何如？」余曰：「睡則神情已定，氣血漸和，殆將安。」越翼日，乃瘳。⁸²

案中郭氏並非由朱氏直接邀請，而是朱家在近乎絕望之餘，病急投醫，由王沆引介診視。王沆曾參訂蕭壘的《女科經綸》，應是對醫療有興趣的人。⁸³ 朱介認識這兩位生員，但似乎並未直接認識郭氏。郭氏沒指明他第一次如何診治，但治療無效。「六脈微伏」的脈象通常是患者生命危急之兆。第二天朱家仍未更醫，或許是出於對郭氏的信任，或許是已無他法了。對郭氏而言，痛而脈伏便是痧症的表現：

方書所載：「諸痛脈伏不可診也」之句。余嘗疑之，……。若脈伏既不可診，醫者將何以斷其病之屬虛屬實、屬寒屬熱之所致。……余是以一再思之，乃知所謂「脈伏不可診者」，若謂必須求他症以辨之。……故余于諸病脈伏者，固推而驗於筋之青者紫者，識其為痧。即于諸病不痛而脈伏者，亦必推而驗於筋之青者紫者，識其為痧。……故脈有伏而不現爾，若以針刺之，血流而氣亦泄，毒始無所壅阻，而脈乃復其常爾。⁸⁴

他對方書所載，別有詮解，認為所謂「脈伏不可診」指的是要醫家求之於他症。次日，郭氏以青筋推斷朱夫人確診痧症，刺刮兼施後，方才下藥。病家擔心病情有變，留他下來，用餐後與王彩討論案情，其後病人痊癒。這種成功的治驗，或許讓參閱者更願意掛名，為《玉衡》背書，為郭氏的醫術和著作見證。參閱者作為讀者和病家，他們應知悉自己的病情入案。郭氏與這些參閱者的互惠關係，使他在療癒他們的同時，讓案主掛名參閱，彰顯自己的醫術和社會關係。參閱者名單不啻是他醫業的一張人際網絡，參與了出版過程、發揮了因支付診療費的贊助、目證郭氏醫術與實際形塑了《玉衡》知識內容的功能，和一般晚明出版業中虛設的名人參閱者不盡相同。⁸⁵

儘管郭志遠有不算差的社會連帶，但不論是他的身影或著作，都不曾在方志中留下一點蹤影，更何況為他作序的王庭還是當時嘉興方志主要的參與者。這也許是生不立傳的傳統，也許和當地的醫業競爭有關。嘉興是名醫匯聚之地，《（崇禎）嘉興縣志》謂：「近代名醫多居秀地」，⁸⁶ 一直有著很卓越的醫學傳統。而且晚明

⁸² 郭志遠，《玉衡》卷下，頁 2b-3a。

⁸³ 何時希，《歷代醫家傳錄》下冊，頁 27。

⁸⁴ 郭志遠，《玉衡》卷上，〈方書脈句宜參〉，頁 33b-34b。

⁸⁵ 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頁 360-378。

⁸⁶ 羅煥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卷一六，〈方伎〉，頁 642。

嘉興以專科聞名的醫者不在少數，志書中至少提到痘科、內科、外科、兒科、幼科。⁸⁷ 這或許是郭志邃另創痧科的動機，也是陳士鏞何以為《玉衡》所創的新科辯護。然而《（康熙）嘉興縣志》卻謂：「國朝醫家殊少神術」，⁸⁸ 對清初的醫者並未有正面的評價。王庭在縣志序中謂：

夫修是志者而邑之人也，于所稱人物者，非戚則其故也，此阿比之所由生也。其子孫未衰而聲氣廣者則畏之，此顧忌之所必至也。最下者財賄得而入之，此私利之所可邀也。⁸⁹

志書是地方勢力的較勁之所，作志者必須有此警覺，小心翼翼。即便王庭為《玉衡》作序，他並未因此而為郭志邃在志書中留下一席之地。畢竟那些可能因潤筆而求得的序，難以作為郭氏醫療能力的明證，更何況郭氏還挪用了當地社會中「名醫者不道」的手技，結合方書，自創新法。雖然郭氏自詡其書言前人所未言，並擬透過名人的序言與里人的參閱，徵其書之可驗，將自己形塑成儒醫，但他似乎仍難在嘉興一地出頭。最終只留下了他的名和書，餘不詳。也許正因為郭氏不太出名，而疫病又是人人所懼，才促成了王凱剽竊的動機？但這位文本的篡位者，又如何宣稱他的作者身分？

四・創造作者：正統與秘傳

相較於郭志邃自視新創，並將其發現公開於《玉衡》，改編自《玉衡》的《晰微》則自始採用了秘傳的策略來形塑其作／編者的身分。秘傳在很多仰賴及身知識與口傳的技藝中並不鮮見，而且中、外皆然。⁹⁰ 和郭志邃一樣，王凱也請了常州出身的官員為他作序。然後以各種附屬文本將自己埋藏在秘傳的神秘氛圍中，似編又作亦傳承，掩蓋了他作為文本篡位者的真實位置。

《晰微》卷端題為《晰微補化全書》，而許之漸（1613-1700）、周清原（?-1707）和祖進朝皆謂此書以「晰微補化」為題，可以認定原稿名為《晰微補化全書》。上圖本晚刻，該書不但裝幀順序與上醫本不同，且多了許之漸在一六九二年為有類

⁸⁷ 何鈺，《（康熙）嘉興縣志》卷七，〈藝術下〉，頁 21a-23b。

⁸⁸ 何鈺，《（康熙）嘉興縣志》卷七，〈藝術下〉，頁 23a。

⁸⁹ 何鈺，《（康熙）嘉興縣志》卷首，〈王庭序〉，頁 4a-b。

⁹⁰ Pamela O. Long, *Openness, Secrecy, Authorship: Technical Arts and the Culture of Knowled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善書的〈孳善堂芻言〉作的序，可知上圖本的刊刻不早於是年。⁹¹ 上圖本以半頁 6 行，行 12 字的較大版式刊刻周清原和祖進朝作於一六八八年的序開篇。也許由於祖進朝是父母官，所以許之漸作於一六八七年的序被移到書末，有如跋尾。上醫本缺了祖序，許之漸的書序次於周序之後，該序半頁 5 行，行 13 字，直接以許氏的原稿上版。這些版面上的視覺安排給足了作序者面子，以換取他們序中的美言。和《玉衡》的作序者一樣，他們都是王凱的里人，也是鄉紳或官員。

許之漸為一六五五年進士，出任御史，有直聲。他擔任御史時，和同年何元英是好友。許氏曾捲入一六六四年楊光先狀告湯若望的康熙曆獄而辭官歸里，後雖復官，旋又辭歸。⁹² 他在為王凱作序時，和為《玉衡》作序時的王庭身分相若，都是地方有名望的鄉紳。許氏或許在鄉里還更有名氣，因為他父親也是前明進士，而兒子則是舉人。許之漸也與曹溶相酬酢，而曹溶也與王庭有詩文交往。這些人際網絡說明了許氏也是知名文士，為人作序，酌參潤筆，大概也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為《晰微》所寫的序中調：「爰因紫崖之請而為之序。」紫崖是為該書題辭的詹慧，字兆臨，號紫崖樵隱，和王凱相熟。許序在陳述了中國醫學的傳承後指出：

傷寒之數或有遺文，矧所云後世之有痧脹乎？斯症也患者既多，識者殆鮮，以此殺人在反掌間。而無書考核，無方救濟……今也養吾王君原本世業，復得深山野人秘授，……更舉其親經治驗者，編成一卷，曰《晰微補化全書》。⁹³

不論是《玉衡》或《晰微》強調的都是痧症難識，而治法無考，以吹捧作者的貢獻。許序強調王凱之術來自醫學正傳，且又得秘傳加成。然而，這可能是依據王凱書中的自述。這在一般求序的過程中也不鮮見。

周清原序的內容和許序相差不遠，亦是先追溯醫學源流，次指出「痧症，無書攷核，無方救療者」，而王凱獨能「究痧脹之原委」，並將痧之脉症、忌宜、湯丸和「親經治驗」「筆之於紙」出版發行。周清原還以設問的方式指出：「今人每執一方，珍之若寶，不肯示人，茲若欲人盡得而知之為快，此曷故哉？」⁹⁴ 以襯映王凱公開囊中之秘，仁人愛物的襟懷。和許之漸一樣，周清原以「儒者」美化王凱的

⁹¹ 薛清錄主編之《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中有關《晰微》版本的記載有誤。

⁹² 黃一農，〈張宸生平及其與楊光先之間的衝突〉，《九州學刊》6.1 (1993)：71-93。許之漸的簡傳在頁 80-84。

⁹³ 許之漸，〈序〉，王凱，《晰微》，頁 2b-3b。

⁹⁴ 周清原，〈序〉，王凱，《晰微》，頁 4b。

「痧脹醫」形象。這些都是醫書序言中常用的套路。但重要的是，周序中提及他因其祖母之眼疾而得識王凱。周清原雖然只是關係不密的「年家眷弟」，但他以「博學鴻儒提督浙江通省學政」的名號，再加上與王氏有醫病關係，他的官員和病家身分轉化為力挺王凱著作及其聲望的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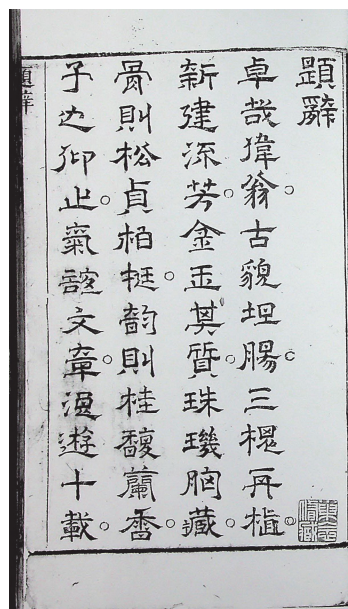
上圖本常州知府祖進朝的序應是最後補入，因為他已提及較晚出的〈芻言〉。他因任職父母官，問及當地醫者時，在地人以老醫王凱為薦，才得知他的聲名。王氏醫治各種奇疾，大抵只有「痧」一個診斷。祖氏除了美言其醫術外，也稱讚其書雖受之於異人而不藏私，「不吝盡出其生平所經驗」。不過，「痧」科畢竟新創，因此有人疑其書名「晰微補化」恐是誇大，質疑「僅以十三科外，痧症一條補之，似未可為確論」。然而，祖進朝以書中收有類似善書的附屬文本〈藥言〉、〈芻言〉，以明王氏確是仁人愛物，樂善好修之士，⁹⁵ 以王氏的道德修為保證他的技術。

這三篇序都點出：醫學雖有傳承，但痧症未有治法，而「痧」因不在傳統醫學知識的範疇內，必須為之辯護。不過，作序者同時也感到「晰微補化」的確有些誇張；卻仍盛讚王凱公開他的秘傳知識，將他形塑為「儒醫」。和《玉衡》的作序者一樣，《晰微》的作序者都是里人，可能因他們的醫業主要在自己鄉里。

序言之後是詹慧的題辭，也是半頁 5 行，行 13 字的大字板式，直接以隸書上板，營造視覺上高古之感。（圖六）其文以四字為句，以「卓哉偉翁，古貌坦腸」起，結以「晰微補化，稱大醫王」，但其實兩人已「三十年來，天各一方」。這不僅是因為王凱浪遊四方，而是詹慧更行止無定。詹慧的題辭次於名人序文，可能因為他是出資梓印《晰微》的人。⁹⁶

⁹⁵ 祖進朝，〈序〉，王凱，《晰微》，頁 3b-6b。

⁹⁶ 王凱，《晰微》，〈思源紀事〉，頁 2b。



圖六：《晰微補化全書》題辭之視覺設計（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

配合著詹慧隸書題辭的崇古視覺氛圍，《晰微》作了一張「歷代醫統聖賢之圖」，列舉了自三皇以來到朱丹溪之歷代名醫。（圖七）這張有類醫家神祖牌位的系譜，可以視為他〈醫道源流〉的提綱，而此文又是《晰微》的序文，書口上有「開先」二字，王凱藉此序將自己置於歷代名醫的譜系中。〈醫道源流〉洋洋灑灑地從上古的伏羲談到與他同時的醫者，承續了宋以來編纂醫史的傳統。⁹⁷ 他特別提到了常州的醫學傳承：「吾常郡以著述行世者絕少。」只有從周子幹（慎齋）（c. 1508-1586）、查萬合（了吾）（1556-1624）、胡慎柔（1572-1638）到石震（瑞章）這一系的醫學傳承在當時的常州最為著名。而前三者又因石震編纂周子幹之醫書，查、胡二氏的著作因得附入，使四人俱能留芳常郡。⁹⁸ 這支由涇縣移到常州，經營得相當成功的醫學譜系，似乎也啟發了王凱。他說：

朽木浙籍，世業青囊。幼習詩書，雖苦攻而罔效；長承弓冶，因守素以資生。……因見時有痧脹，便為生死關頭。患此者固多，誤治者豈鮮。書成晰

⁹⁷ 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頁 401-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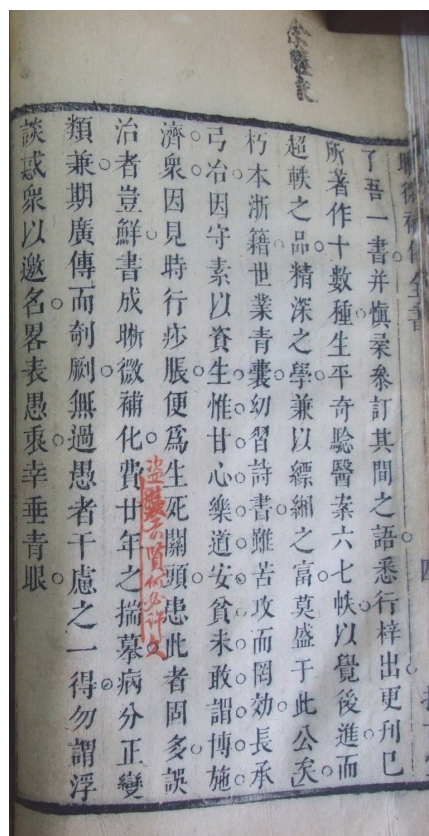
⁹⁸ 王凱，《晰微》，〈醫道源流〉，頁 4a-b。

微補化，費廿年之揣摩。……期廣傳而剗刷，無過愚者千慮之一得，勿謂浮談惑眾以邀名。⁹⁹

雖然他自謂抱濟生之念，花了二十年才寫成《晰微》，並將自己的傳承，其父、其父之師、己師，並請張仲馨為他作〈衷談〉——王凱自己的生平，自成與周慎齋平行的武進醫學譜系。他同時以〈醫道源流〉為中介，將自己的傳承，攀附於古傳名醫的系譜內。不過，在上醫本這段文字有眉批調：「盜襲前賢何必許久。」（圖八）對知情者而言，王凱這段自吹自擂的文字更顯諷刺。



圖七：《晰微補化全書》「歷代醫統聖賢之圖」
（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



圖八：讀者「盜襲前賢何必許久」之酸語
（上海中醫藥大學藏，筆者攝）

⁹⁹ 王凱，《晰微》，〈醫道源流〉，頁 4b。

王凱的傳承載在《晰微》的四篇傳記中。〈嵩山老人傳〉為王凱自作，寫的是傳授他父親王治行（1565-1644）眼科之術的江湖異人。根據王凱的描述，沒有人知道嵩山老人的名姓，他自謂來自嵩山，身長七尺，雙目炯炯；鬚髯長，腹如斗；童顏鶴髮，善食善飲。最奇的是「終夜跏趺坐，絕不見有偃寢時」，連睡覺都省下。王治行在一位鄉紳家中遇見嵩山老人。當時這位鄉紳雙眼幾盲，眾醫束手。「老人至，為按刀圭，設藥餌，……不半月，復明如故」。除了眼科高明外，老人還會煉丹和其他醫術。此後，這位鄉紳待之如上賓。但老人對鄉紳所贈之錦衣玉食、珠寶錢財，從未看上眼，卻對一日來訪的王治行青睞有加。他們相遇後，嵩山老人請王治行一旁說話，告知要傳他「眼科神術」。王治行有點狐疑，問為何選他？嵩山老人謂：

吾道乃先聖仙師一脉薪傳，不容泛視。宗盟曾設誓曰：「匪人不傳，亂傳必遭天譴。」然斯道又不容自吾而斬。……先君擇日，竭誠盡敬，執弟子禮焉。¹⁰⁰

未幾，老人飄然而去，不知所終。這位不知所從來，不知去何蹤的嵩山老人，看來像是走方郎中。總之，老人的技術來自畝盟的仙師秘傳。盟誓與擇人皆是醫術秘傳中不可少之儀式與修辭，而此老人似乎又和民間教派有關。王凱以秘傳為他的醫術蒙上了神秘的氛圍，而秘密擇人單線而授的知識與技術傳遞，似乎更加強了技術知識的可靠性和效力。

王凱也為傳授他神技丸藥的野人撰寫了一篇〈思源紀事〉，除了為其「師」立傳外，也略及《晰微》的出版原委。這位自號深山野人的高人來自福建，姓林名森，號藥樵。從號看來，似是採藥人或走方郎中。他喜歡遊山玩水，四處題詠。此外，他「凡天文、術數、地理、方藥無不精貫」。他和王凱相遇於荊溪（今宜興），一見知心。王凱拿出他的著作，就正於林氏。林森覺得王凱是濟世之才，為何不為世用？王凱自稱個性褊急，又痛惡偽善小人，常直言犯眾，因而沒有朋友。王凱講罷，野人反而大大稱讚他一番，並授他痧書一冊：

子知醫。是書不道人之所已言，不經人之所已試，持此以往，可與古人頡頏霄漢間矣。予因北而事之。而又授我以手法，由此得其傳。復綜核古今賢哲緒論，簡練揣摩，印所聞見，編成是書。¹⁰¹

¹⁰⁰ 王凱，《晰微》，〈嵩山老人傳〉，頁 1b-2a。

¹⁰¹ 王凱，《晰微》，〈思源紀事〉，頁 2a。

授書後，野人又去闖蕩江湖，二人不復見面。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引文和《痧脹玉衡》〈凡例〉「言有不實，治有不效者，一句不載。藥有不當，用有不明者，一味不入」；¹⁰² 又云：「余之治此等症，隨處救人，確有奇驗。竊恐前人無論，難啟後賢，因著為集，仍不敢秘，以公諸世。庶幾其有以行我心之不忍，而幸不為斯世無所用之人歟。」¹⁰³ 二者強調書中的內容皆有實驗，且是前人所不載，相當類似。王、林兩人因投緣而相識，因相識而授受。只是，王凱此處的記載和他為《晰微》所作的〈補化引言〉有所出入。

關於《晰微》的成書，王凱有更詳細的敘述。他在一六六六至六七年之際居於荊溪，遇到痧疫。當地人用「焮或用刮，或用放血」，但效果並不穩定，且無方藥可用。沒想到他自己也染疫了，「第覺目眩頭暈，心中迷悶，手足酸軟，舌指俱麻。腹雖不疼，而胸膈間殊覺撐脹之極」。但他也不敢亂投藥，「適有一深山野人突然而來，告以所苦，遂授予丸數顆。服之少頃，神思頓爽，病忽若失」，¹⁰⁴ 以藥物救了他一命。王凱和郭志遠都一致強調，藥物比已知的民俗療法有效。於是王氏將此人「留於家，聞而求診視」，希望從他那裡習得醫技。從這段敘述看來，二者並非相知投緣，而是在成功的醫病關係後，繼之以賓主相待。後來王凱還親見林森治好令人色變的「羊毛痧」。王凱於一六七〇年返回昆陵（今常州）並刻了《滌痧丸引》。雖然沒有更詳細的說明，但這似乎是他從野人那裡得到的方子。當他在常州行醫，林森教他的「丸方手法，驗如應響」。一六八〇年夏，常州又發生疫情，症狀和痧症相似，¹⁰⁵ 他因此著書立說：

將百試百驗，審症用藥之治法與夫群方醫案一一錄出。原非發矇振聵之奇書，無過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爾。¹⁰⁶

王氏雖自署為《晰微》的「編者」，但在這段自白中，王氏將醫方、醫案都視為自己的「千慮一得」。從今視之，這篇寫於一六八六年的〈引言〉晚於《玉衡》之成書，已足以說明王氏篡奪了郭志遠「作者」的位置；並以秘傳，掩護他剽竊《玉衡》之實。當時他手中應有郭氏之書，隨著疫病流行，詹慧的贊助，促成了他出版《晰

¹⁰² 郭志遠，《玉衡》，〈凡例〉，頁 1a。

¹⁰³ 郭志遠，《玉衡》卷上，〈痧症發蒙論〉，頁 4a。

¹⁰⁴ 王凱，《晰微》，〈補化引言〉，頁 1a-b。

¹⁰⁵ 一六八〇年江南的疫情十分嚴重，擴散到好幾個地方。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327。

¹⁰⁶ 王凱，《晰微》，〈補化引言〉，頁 1a-2b。

微》。這與十九世紀中葉後，許多《晰微》的改編本也出於大疫流行，地方善人印書施善，令人自救相仿。¹⁰⁷

秘傳必須擇人而授，看似仰賴機緣，實已冥冥注定。王凱謂：「不肖亦遇異人，授以《痧脹新書》，已經廿載，各有機緣定非偶爾」，¹⁰⁸ 將王氏與其父都巧遇異人，視授受異術為天命，以合理化其知識傳承，並因此改變了他父子的生命軌跡。這兩篇王氏親撰的秘傳史，神似晚明以來，以出版求名求利的作偽之風。不論如何，王凱透露出他的確是接觸到了治「痧脹」的文本，而非只是技術和經驗，正可坐實他的剽竊行為。

除了這兩位異人外，王凱還跟他父親習醫，因此也是他知識譜系裡最重要的成員。相較於前兩篇神異的傳記，王凱請了當地的知名文人薛案（1598-1664）為其父立傳。王治行號服吾，別號紫霞道人。薛案謂王氏是王陽明（1472-1529）的後人，原籍浙江，其後王治行因行醫遷居常州。¹⁰⁹ 這應當是一般譜學的攀附格套。王治行不但通諸子百家，而且「技巧藝業皆詣精妙」。他「善書，人咸譽之為二王再出。彈棋有國手之號，兼通音律于七絃琴，可冠江南云」。他四處謀食，遊歷江湖，載酒而行，四處題詠。可惜「其所笥中，稿竟不留，故佳句妙楷，轉被山靈竊去」。後來他入了張居正（1525-1582）幕，覓得一小官，但就職前，便因「江陵中變」而止。這也讓他看破人生，認為當不了官，「便當向蓬瀛瑤島覓不死藥」。遂又再度遊歷，落腳毘陵，當起醫生：

乃檢青箱，罄藥餌。凡抱病而來者，無不立起又不索直。彼時適疫癘盛行。槩施之活人不啻千百翻。因濟世心堅，求拯者眾，朝夕不得豫逸，終以醫名世焉。¹¹⁰

他善導引之術，年紀雖大，仍精神矍鑠。著有《長生勝訣》、¹¹¹《貽世家規》、《飲虹集》，今皆不傳。看來他像明末多才多藝，遊於豪門的山人。甲申年（1644）年尾，王治行目睹國變後卒。王治行死時自題其墓為「明處士某某」，亦頗有遺民的情味。而薛案也是國變後出家，號米頭陀。他為王氏立傳，亡國感傷之情相通，的確是合適的傳記者。或亦可推測王凱除了和清朝官員有往來外，也和當地的遺民團

¹⁰⁷ 祝平一，〈清代的痧症〉，頁193-228。

¹⁰⁸ 王凱，《晰微》，〈嵩山老人傳〉，頁1a。

¹⁰⁹ 薛案，〈紫霞王隱君傳〉，王凱，《晰微》，頁1a。

¹¹⁰ 薛案，〈紫霞王隱君傳〉，王凱，《晰微》，頁2a。

¹¹¹ 徐乾學的《傳是樓書目》收有紫霞道人著的《長生丹訣》，疑即此書。見：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754。

體有交往，這對清初的士人和遺民，並不特別。當然，也可能僅是筆潤的交易，使他們相繫。

王凱和王治行簡直就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王凱字養吾，號偉仙又自稱養吾山人、蘭陵嘉遯叟、嘉遯道人、南蘭壺隱。根據和王凱有第一手接觸的周清原謂：

第見圖書四壁，筆硯精良。閱所制詩賦古文詞并及傳奇諸作，富溢縹緗，兼精妙八分書法。而雅度冲懷不減儒林名士，知非溷跡長安市之庸流比也。¹¹²

多能藝事的王凱也像明末山人一樣，善於營造聲名。《晰微》收了一篇由汪欽論所撰的〈景行篇〉，歌頌王凱之仁心仁術，並謂：

近刻《全書》，葉葉重珍為珪璧。甦人垂斃之所，仙掌金鑑；啟世覺路之津，蓮宗寶筏。¹¹³

這篇諛文不知作於何時？但謂其「近刻《全書》」指的應是扉頁上的書名；「仙掌金鑑」指的應是王凱承繼了他父親的修鍊之術和眼科之學。而「啟世覺路之津，蓮宗寶筏」可能指王凱與某些善會團體有關，所以書中才会有類似善書的〈藥言〉、〈芻言〉。因此，《晰微》不止是醫書，也是善書。王氏也承認：

朽當壯年忽患顛疾，棄家園而浪遊山水，棄舉業而寄興詩歌，并棄醫術妻孥。友黃冠而隨縉侶，四十無聞，知非方悔。……由是返敝廬，采芝朮，稽古今之載籍，察氣運之情形，創著《晰微補化全書》。既成之後，復思疇昔所編傳奇雜劇數種，殊犯教典中綺語戒，……翻然作〈藥〉、〈芻〉二言。¹¹⁴

《晰微》之作並不全關乎醫療，而與王凱個人之痛改前非有關。利用出版掙聲名只是他的手段之一，他清楚地認識到：「大抵今古名流，匪言不傳，無書弗顯。」¹¹⁵因此著書以顯親揚名，並宣揚《晰微》書末的道德信念。

王凱不但為其醫學傳承中的主要人物立傳，也請人記下了自己的生平。古人生不立傳，因此他請了張仲馨，這位《晰微》的參訂者，為他寫了〈哀談〉。從篇名就可看出，這又是吹捧之作，但也反襯王凱是個老江湖，非常懂得如何經營自己的聲名。畢竟王凱自跋《晰微》時，已經七十二歲了。根據〈哀談〉，王凱是王治行的第四個兒子。和當時少數能提供舉業之資的家庭一樣，王凱準備科考，後因父親去世，朝代鼎革，而成棄巾山人，並執醫業以養家。後因「家難」，母親過世，乃

¹¹² 周清原，〈序〉，王凱，《晰微》，頁3a。

¹¹³ 汪欽論，〈景行篇〉，王凱，《晰微》，頁4b。

¹¹⁴ 王凱，《晰微》，〈原始〉，頁1a-b。此文只見於上醫本。

¹¹⁵ 王凱，《晰微》，〈醫道源流〉，頁4a。

浪遊江湖，當時陪伴他的正是詹慧。他以作塾糊口，創作詩歌、詞賦與傳奇。然而他的家人相繼過世，於是他回到荊溪八年，又到金陵當了兩年塾師，最後才終於決定繼續他中斷已久的醫業。張仲馨如此描繪王凱的性情：

一遇天涯知己，海內畸人，輒披瀝膽忱，以至生死不渝。設事涉不平，即拔劍奮起，雖斷頭灑血，不顧也。有窮塗落寞，瑣尾流離之子，縱囊澀子美一文，亦必委屈周恤弗吝。……凡幽壑高峰，必探古剎，仙源必留，如是者八載，而文章益富，詩酒益豪。……迄今年將稀古，而神王氣全。鬚皓返鸞，步履迅于昔時。非得內養服食之力，未易臻此矣。¹¹⁶

豪放不羈有文采，大致是他的寫照。既像其師，又似其父，也像他所描述的兩位遊歷江湖之異人。除了行醫，王凱有空便是著書「思立名山鉅業。其所著述鐫梓，架上固已纍纍」。看來他寫了不少東西，也有意識地想以著述立名。¹¹⁷而身為參訂者的張仲馨也謂：「近纂痧書一部告成。……是書不朽，藥樵并予三人。」希冀掛名參訂而流芳。為此，張仲馨又作了為《晰微》提要鉤玄的〈抉要篇〉。

張仲馨字明我，號一菴，丹陽人。他是丁酉（1657）科場案受影響的人之一，雖在一六五九年補試取得舉人頭銜，但被罰停會試二科。他從清初著名的遺民風水家蔣平階習得相地之學。¹¹⁸他和王凱相交四十餘年，讀了《晰微》以後，佩服異常，因此為此書抉要。他認為痧非傷寒，「夫痧症者，風濕火三氣相搏，手足經二脉交侵，陰陽錯亂而為病也」。因此提出用藥時，當以三氣相勝之法解之。他以大方科的方式閱讀《晰微》，只談用藥，全不言手法，也因而改變了《玉衡》將痧症視為疫病的討論方向。¹¹⁹

有了名人的序，又有他人的讚語，王凱似尚嫌不足，又或許他覺得張仲馨並未抓到重點？因此再找了他的侄子王中（字涵蘊）寫了〈表微篇〉，以彰顯《晰微》的奧義。王中也是《晰微》的參與者，他司〈補遺應用群方〉的「檢閱」，而王凱的兒子王玉汝（字觀成）則司「記錄」。其後的〈藥〉、〈芻〉二篇也是二人合作，王玉汝司「錄」，由王中「刊」。〈表微篇〉除了指出痧症變化萬千，以說明何以王凱書中有七十二症之分類，六十四分方之用法外，更將王凱與《晰微》吹捧上天：

¹¹⁶ 張仲馨，〈衷談〉，王凱，《晰微》，頁 1b-2b。

¹¹⁷ 山人介入晚明的商業出版，見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頁 219-251。

¹¹⁸ 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之一二五，頁 969-2；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五〇二，〈藝術一·蔣平階〉，頁 13883-13884。

¹¹⁹ 張仲馨，〈衷談〉，王凱，《晰微》，頁 1a-2b。

謹按：是書議論精詳，方脉井井，可稱全璧，蔑以尚矣。……是書不蹈流弊，不襲陳言，妙莫妙于盡晰治法之精微；神莫神于補較陰陽之造化。觀其文則異授通乎內典，而軒岐益剖；驗其方，則心裁合於大《易》，與象數同明。可見有本之學，積之深厚如此。誠為療痧之至寶也，非知道者其孰能與于斯乎？¹²⁰

《晰微》不止是醫書，還是合內典與《易經》的奇書，將王凱描述為神通造化之人。

除了諛文頌詞外，《晰微》以京房八宮卦為序，試圖以特定之方對治特定之痧。以卦序名方，事近炫奇。王凱將治痧方藥融於《易經》的宇宙觀，以呼應「晰微補化」之名。但王凱為何選用較為冷僻的京房易為方藥之序？京房易主象數，通於曆法，因此有更強的宇宙論傾向，其動機恐怕就是為了讓讀者相信其書的確出於異人所傳，強調秘傳之知與天人合一的殊異性。

然而，「出版秘傳知識」本身就是矛盾的舉措。秘傳不但有拜師儀式，而且還得挑選傳人，將自己形塑為療效和道德可靠的醫家，藉此贏得讀者對作品的信任。然而，一旦出版公諸於世，便無法確保學習者的才能和道德上的動機。出版的秘傳書籍還能算秘傳嗎？但醫書宣稱秘傳，公布由單一系譜傳承所壟斷的可居之奇貨，將之普及於世，藉此塑造作者博愛濟世的胸襟。王凱利用自己所造的醫史譜系和異人授受的故事，形塑自己多才多藝，慷慨救人，以合乎秘傳天選之人的道德形象。秘傳的故事可以合理地解釋《晰微》的醫學內容從何而來，並利用讓人眼花瞭亂的附屬文本，將剽竊者轉化為作者。王凱和其父都是由士子轉而以醫營生，甚至於他們的異人師父，看來也都像明末汲汲營營的山人或走方郎中。王凱出版秘傳知識，遮蓋了他飾智巧以逐浮名的動機。《晰微》那些附屬文本恰如遮掩了群山的雲霧，讓人難見其真面目。

五・結語

本文以《晰微》「剽竊」《玉衡》的個案，討論中國傳統醫書中抄輯與作者身分的問題。「剽竊」與「抄襲」在今日定義略有差別；前者指偷竊想法，後者指直接複製文本，並因公開發表，而為人所察覺。但在帝制中國，二者的區別不大，都

¹²⁰ 王中，〈表微篇〉，王凱，《晰微》，頁3b-4a。案：〈表微篇〉與〈表微篇〉的編碼自成一個單位。

指直接竊取或改寫他人文字，以謀取聲名和利益。在這個過程中，剽竊者篡奪了原作者的位置，攘奪了原作者應獲得的聲名或利益。與「剽竊」相關的系列語詞，原指偷襲、打劫、包抄的盜匪式軍事行動。要到了科舉大興的宋代，這一系列的語詞才明顯地用之於剽竊他人文本，尤其是襲用類書和舉業參考書，以為入仕之敲門磚。到了明代，此風更盛，所指不僅科場，亦指出版業之割裂文本，雜湊成書。剽竊者常改易文字，掩去原書的樣貌；甚者將不同的書籍混成新編，而更難辨識。

《晰微》的主文本內容襲自《玉衡》，王凱以小幅改寫的方式，自謙為「編」，卻又謂自己花了二十多年才完成此書。對於能看到兩種文本的讀者，很快便發現王凱篡奪了原「作者」的位置。這尤其表現在醫案和方藥方面，因為這是醫者親為而無法取代的體驗。改寫這一部分，將之納為己有，正是取代了作者身分的明徵。明末清初疫病大行，有些醫家如吳有性和郭志邃都感到疫病的問題已超乎傳統醫學所能理解，因此亟思新的理論框架。吳有性提出「溫病」理論，¹²¹ 而郭氏則圖以「痧脹」名家。郭志邃使用一般請官員名流題序的策略，塑造他不同於痧醫的儒醫形象。比較特別的是，他書中大量的「參閱姓氏」。從現存資料中可以看出，這些人的確也是書物形成的參與者。他們的身分大致與郭氏相當或略高，甚至以病家的身分提供了郭氏撰書的素材，或和他討論治痧的內容，而不僅是借名而已。王凱除了動員名人作序外，還以歷代名醫的系譜為自己與《晰微》定位，合法化他自謂從秘傳習得的手法，以《易經》六十四卦分方的方式，將《晰微》吹噓為補化天地之作，並藉大量的附屬文本，掩飾他盜來的主文。總之，不論郭氏或王氏，他們以鄉里的社會網絡為敲門磚，以能和士人官員共享的形式撰寫醫書，全家動員參與書物的出版，並藉由鄉里人士的贊助，獲取故里中上流人士的品題，使自己成為立身醫門的「作者」，開拓自己在地的醫業。

刻本文化中常見作者向在地的官員或鄉紳求序，除了以此提高自己在鄉里的名望，並由此往外擴展聲勢外，可能還有保護板權的考量。畢竟在清末以前，能夠防止盜板或是剽竊唯一的方式就是訴諸官府毀板，否則一旦著作在他處遭剽竊，不惟作者難知，要處理也相當困難。然而告官毀板，非有強力的社會網絡為後盾不可。¹²² 因此，郭志邃與王凱雖然形塑作者身分的方式不同，但二者求序的行為卻相當類似。

¹²¹ Marta E. Hanson, *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 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¹²² 何朝暉，〈試論中國古代雕版印刷版權形態的基本特徵〉，《圖書與情報》2008.3：113-125。

不過，技術知識和其他類型的知識有一較大的差異，它靠的不只是背誦、記憶或創意，而十分仰賴及身的體驗，學者稱為默會之知 (tacit knowledge)。技藝並不能只靠文本累積，還需輔以經驗。那麼牽涉到物質實作和身體實踐的技術是否能僅由文本模仿而重現？甚至做得更好？從文本到技術操作或是產出成品的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往往並非一蹴可及。不論是缺了所需的物質環境、實作經驗，或是臨陣時的默會之知，各個環節都可能造成技藝無法再現。何況臨症處方，救治人命，更非易事。正因再現技術實作的難度，技術文本中不斷抄撮承襲，或許可以從中獲得解釋。一方面，除非親驗其效，否則技術文本很難創新，只能沿襲；另一方面，只看文本，也不見得就能習得書中所記載的技藝。作者出書，既可獲名亦可得利，何樂而不為？

然而，現代學者以默會之知討論技藝知識必須仰賴身體記憶的洞見，卻未必適用於明、清時代。中國傳統醫學一直有著文本或技藝孰重的爭議。在刻版盛行，各類醫書大量刊刻後，醫者似乎越發認為文本才是開創和承續醫學知識的載體，而技藝也可以藉醫案的方式文本化，透過書本學習而得。¹²³ 因此，以作者之身出版醫籍，不但是致富之機，又有立言之效。即使出版秘傳知識的稱言明顯矛盾，但仍是有效的宣示。不論其文本是原創或是大量改寫，在明、清競爭激烈的醫療市場中，醫療文本作者身分宣稱的不僅是作品的歸屬，也在於建立作品、醫療技術和讀者間的信任關係。就技術文本而言，宣稱作者身分正是向讀者保證其知識效能的技藝。

王凱不稱自己為作者，而以「編」指稱其作品，宣言其身分不過是「編者」，卻又謂此書花了他二十餘年的工夫，而暗示自己是「作者」。他謙稱「編」純是為了要讓位授書給他，有類「虛構作者」的林森，而 he 自己是源遠流長秘傳譜系中的成員。那麼稱《晰微》為剽竊，是否合宜？從剽竊文本的觀點，古代的讀者能指出他剽竊；從篡取原作者身分的觀點視之，剽竊亦能成立。只是這種以編代剽，偽托異人秘傳的手法，對當時人而言，可能見怪不怪，頂多皺眉聳肩而已。

(本文於民國一〇九年四月十六日收稿；同年八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¹²³ 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頁 401-449。

祝平一

後記

研究版本得看到原書，即使自己去過上海好幾次，但筆記總是難以補捉全書風貌，寫來不順手，也常挂一漏萬。最後要感謝傅斯年圖書館吳昱瀾小姐的聯繫，影得全書，本文才得以完稿。研究過程中也要感謝，王文基、張哲嘉和海老根量介三位學友，幫忙查核資料。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王凱，《晰微補化全書》，康熙二十九年振古堂刊本，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簡稱「上醫本」。
- 王凱，《晰微補化全書》，康熙三十一年振古堂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簡稱「上圖本」。
- 王學權，《重慶堂隨筆》，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 任之鼎修，范正輅纂，《（康熙）秀水縣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刊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何鉅修，王庭、徐發纂，《（康熙）嘉興縣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 吳永芳修，錢以愷等纂，《（康熙）嘉興府志》，康熙六十年（1721）刊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0。
- 俞德鄰，《佩韋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許瑤光修，吳仰賢等纂，《（光緒）嘉興府志》，清光緒四年（1878）鴛湖書院刻本，東京：早稻田大學藏。
- 郭志邃，《痧脹玉衡全書》，康熙十七年裕齋藏板，東京：日本公文書館藏。
- 郭志邃著，劉玉書點校，《痧脹玉衡》，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
- 陸機，《陸士衡文集》，收入阮元輯，《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蔡獻臣，《清白堂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祝平一

韓愈撰，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羅烱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龔廷賢，《新刊醫林狀元濟世全書》，收入傅景華等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醫書》第2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7。

二・近人論著

江靜波

1959 〈讀《痧症全書》書後〉，《福建中醫藥》1959.7：31-32。

何時希

1991 《歷代醫家傳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何朝暉

2008 〈試論中國古代雕版印刷版權形態的基本特徵〉，《圖書與情報》2008.3：113-125。

2019 《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新忠

2003 《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紀征瀚

2008 〈《痧症全書》及其主要傳本〉，《中華醫史雜誌》38.3：170-175。

2009 〈清代痧症醫籍系統考〉，《中醫文獻雜誌》2009.4：1-4。

范家偉

2014 《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以國家與醫學為中心》，香港：中華書局。

祝平一

2006 〈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401-449。

2013 〈清代的痧症：一個疾病範疇的誕生〉，《漢學研究》31.3：193-228。

張學謙

2015 〈從朱震亨到丹溪學派——元明儒醫和醫學學派的社會史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777-809。

許宏彬

2017 〈行醫營生——小鎮醫師吳新榮的醫業、實作與往診〉，《新史學》28.4：49-102。

黃一農

1993 〈張宸生平及其與楊光先之間的衝突〉，《九州學刊》6.1：71-93。

黃賢忠

1982 〈抄襲之書不宜介紹〉，《中醫雜誌》1982.1：79。

諸橋轍次

1976 《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縮版第五刷。

薛清錄主編

2007 《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Bennett, Andrew

2005 *The Auth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ia, Lucille

2002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e Weerd, Hilde

2007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ant, Joanna

2003 *A Chinese Physician: Wang Ji and the Stone Mountain Medical Case Hist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Hanson, Marta E.

2011 *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 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Long, Pamela O.

2001 *Openness, Secrecy, Authorship: Technical Arts and the Culture of Knowled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ose, Mark

1995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Fei-Hsien

2019 *Pirates and Publishers: A Social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祝平一

三・網路資訊

Brokaw, Cynthia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920082/obo-9780199920082-0088.xml#obo-9780199920082-0088-bibItem-0176>，查閱 2019.07.11。

Zhang, Hanmo

2018 *Authorship and Text-making in Early China*. Boston; Berlin: De Gruyter.
Accessed 2020.09.29.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vbkk21j.1>.

Compiler, Plagiarist, and Author: Claiming Authorship in Chinese Medical Texts

Pingyi Ch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Using the case of Wang Kai's 王凱 *Xiwei buhua quanshu* 晰微補化全書 (The complete book of illuminating subtlety and supplementing transformation), which plagiarized Guo Zhisui's 郭志邃 *Shazhang yuheng* 痧脹玉衡 (Jade measurement of *sha* disten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authorship was claimed in Chinese medical texts. Plagiarism is a means of textual production, the discovery of which is subject to the reader, whose tolerance of it varies depending on personal taste as well as gen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Regardless of how plagiarism is defined by the reader,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displacement of authorship; the plagiarist has become the author and assumes his/her voice to speak in the text. To reveal Wang Kai's sleight of hand, this paper compares medical cases and prescriptions in which the voice in the texts speaks for the physician's own pers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is therefore inherently a claim of authorship. By revising and rearranging these two parts, Wang supplants Guo's status as an author.

It is through the act of publishing that plagiarism in this case becomes apparent. How the two authors claim authorship and imprint their voices by the layout of the texts constitutes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investigation. I conclude that Guo Zhisui's authorship largely relied on his local social network. Specifically, he took ownership of the text by mobilizing local gentry, many of whom were his cli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ext in which these local figure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as nominal collators, authors of prefaces, discussants of their cases, and informants of the nature of the special *sha* disease and ways of treating it. In contrast, Wang Kai located his authorship in a lineage of eminent physician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presented himself 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is lineage. He also concealed the medical knowledge and skill that he acquired from Guo's text by claiming secret transmission through a single thread to ascertain the efficacy of his therapies and win the trust of his readers because secret transmission often depended on the moral character of the receiver. By studying plagiarism as a form of textu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祝平一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recycling texts often found in Chinese medicine in which the text is situated within the complicated culture of textual design, including adding paratext, arranging the textual flows, prefacing and collating the texts, all while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relatively intact. I als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 of mobilizing the local social network, within which the author occupied the key node. It was by means of this network that he was publicly recognized as the author of a certain text.

Keywords: plagiarism, book history, authorship, Chinese medicine